春秋大全　八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0
冊數 108 (59)
函號 別 3 1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八

莊公二

〔乙未〕莊王十一年

八年〔齊〕襄十二弒〔晉〕緡十九〔衛〕惠十四〔蔡〕哀九〔鄭〕厲十五子儀八〔曹〕莊十六〔陳〕宣七〔杞〕靖十八〔宋〕閔六〔秦〕武十二〔楚〕文四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公羊傳〕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託不得已也〔穀梁傳〕次止也俟待也

用大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

淺草文庫

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北于雍榆是也【□氏曰】聶北于匡緩師而急於救患雍榆畏敵而怯於救患俟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趙氏曰】師駐曰次惡與師也無寇而次是欲自為寇也【陸氏曰】非奉王伯之命以討罪救亂則不當興之惡其與師無名故書次【張氏曰】不由王命妄興師眾久次于外無名而動期會莫應故書師次又書俟以深責之

何俟乎陳蔡或曰陳蔡將過我俟而邀之也【范氏曰】時陳蔡欲伐魯故出師以待之或曰魯將與陳蔡有事於鄰國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之也【杜氏曰】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若是皆非義矣其曰次曰以俟者深貶之也【陳氏曰】此吾君將也何以稱師莊之會齊皆譏也莫甚於及圍郕是故一貶之師行不言次必久而無功也而後言次吾師嘗久外矣而莊公特書次以莊之不競於齊也俟陳蔡不至

及齊圍郕郕降于齊師以正月治兵及秋而還斯可以言次矣【汪氏曰】十二公推莊公書次者三昭公書次者三莊公忘親釋怨欲救紀與郭而不能俟陳蔡不至而遂及齊圍郕昭公失國而祈哀乞憐於齊晉卒至客死皆惡之大者故書以示戒是以他公之次皆不書○【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內外之次十三胡氏分三例伐而次善之也救而次貶之也次而俟無名之師也莊三年公次滑三十年師次成皆可入救而次之例襄元年仲孫蔑會四國次鄫可入伐而次之例莊十年齊宋次郎可入無名之例又有次而伐者亦貶之楚蔡次厥貉齊衛次五氏垂葭蘧蒢也胡氏例明矣獨次而救救而次亦當有分別而胡氏未及之則吳子說可取也見聶北下

甲午治兵

治【公】作祠

【左傳】治兵于廟禮也【公羊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何言乎祠兵為久也曷為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穀梁傳】出

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此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暴（步木反）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扶又反）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

[孫氏曰]先書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後言甲午治兵惡內不知戰也[張氏曰]久次於外而所俟者不至衆心不一故申明約束以訓齊其衆而不知出不以律已失治兵之本矣雖欲治之其將能乎書曰治兵治者不治者也[汪氏曰]周禮大司馬因秋獮治兵以教戰公穀皆言出而治兵故楚將用師於中國則子文治兵於睽子玉治兵於蔿子庚治兵於汾今莊公不以仲秋田待而教戰又不治兵於出兵之時而治兵於次郎之後皆非禮也善莊公之治兵非頓偪不虞之意實久役不得已而治之爾大閱治兵皆一經之特筆而桓公有所畏而大閱非其時

莊公有所俟而治兵非其地故皆特書以示貶[illegible]然常事不書○[劉氏曰]左氏云治兵于廟禮也非也以春治兵非其時向以為禮乎廟中非治兵之地若師之出先誅於廟是則可爾於是焉習號令鐘鼓丁寧旌旗不乃太瀆乎穀梁意謂春秋多之亦非也先出兵而後治治又非其常地故記其非常爾春秋非教戰之書豈貴其善戰而不譏也[廬陵李氏曰]周礼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春秋有書治兵大閱者其只講武而不及於獮狩乎有書蒐書狩者其兼及於振旅大閱乎穀梁治兵之義甚善但注者以為予莊公能以嚴終則失之矣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郕（公作成）降（戶江反）

[左傳]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公羊傳]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為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曷為不言降吾師辟之也[穀梁傳]其曰降

于齊師何不使齊師加威於郕也

書及齊師者親仇讎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張氏曰】書及內之志也魯與郕皆文王之昭蓋同姓兄弟之當親者莊公忘親而志於取郕始俟陳蔡而陳蔡不來然後要齊以圍之所以郕不服魯而降於齊春秋直書以見其從讐而會利資人以疆小二國同役而不同心敵遂得以間之魯師之出大無功也故畧公而書師以者其輕用民力之罪【臨川吳氏曰】說者謂魯欲取郕而結陳蔡同伐陳蔡不至乃籍力於齊按魯弱於齊齊豈肯為魯役魯亦何敢役之哉蓋齊欲圍郕而微兵於魯與陳蔡爾郕畏齊而不畏魯故齊魯同圍而郕獨降齊也【[illegible][illegible]李氏曰】春秋書圍國三十五始於此而終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圍曹○【劉氏曰】公羊以謂成者盛也請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言降吾師辟之也非也實共圍盛改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滅其國改謂之降實降於魯又獨言齊皆非[illegible][illegible]之文也聖人請國惡如敗白為黑亦不可傳世矣穀梁云不使齊師加威於

郕故使若齊無武功而郕自降留如此春秋為諱失齊師之惡也還音旋後同

秋師還【左傳】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曰師病矣曷為病之非師之罪也【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也遯也

書師還譏役久也按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衆也【王氏箋義曰】公圍郕而始未稱師者刺之也春稱正例君將不稱帥師則以君為重今此不稱公又以為重衆何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侯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郕而郕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

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爲重矣義繫於師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衆之罪爲後戒也春秋王道輕重之權衡此類是矣【孫氏曰】春秋用師多矣未有言師還悪其與強讐伐同姓師踰時方還【薛氏曰】師還何幸之也何幸乎師之還公欲取郕而力不足藉力於齊而齊取之以夏降郕交狄而反公謀擊齊而遂不果故遲遲也莊公忘國之大恥滅同姓親讐敵暴師之久書之危辭也【陳氏曰】書次書侯書治兵書還皆特筆也內書師莫詳於此也【張氏曰】春秋書魯用師未有如是之詳者盖莊公此年之師本為非義無故次郎可謂無名甲午治兵可謂黷武圍郕而郕降齊可謂無功歷三時而師還可謂害民夫逆天道親仇讐圖同姓勤民力與國不信伐國不服故聖人備書之以見其悪【汪氏曰】莊公之伐衛納朔與僖公之侵蔡伐鄭圖新城成公之如京師伐秦定公之會召陵侵楚皆歷三時而始返皆不書師還考其時而久役黷武之罪自見獨此年無名興戎出師無功春秋沒公不書以深貶之苟不書師還則不見其久役大

衆之悪故備書始末結正莊公之罪也況諸公之出師皆過於勤者之令惟莊公二後貪利務得至於久頻民而不顛誅於衛寶之路而幾有降郕之隙所謂於悪之中又有悪焉若莊之謂矣○【趙氏曰】左氏云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勞師會讐何善之有且齊強魯弱自當不敢爭也【劉氏曰】公羊曰善辭也又曰病之也然則理實貶之何言善之乎【穀梁曰】還者事未畢也遜也云欲辟滅同姓之国不卒事非也郕雖降齊回實未滅何向云不使齊師加戚於郕獨齊師耳豈可謂魯滅同姓哉【盧陵李氏曰】春秋書還例四歸父還自晉公還自晉士匄侵齊聞喪乃還皆善辭也獨此年師還則異乎是矣故胡氏皆不從二傳之說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

無知曷爲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弒君者無知於僖公何罪乎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恃

寵而當國也按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年者僖公母弟也私其同母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嫡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知之弑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垂戒之義明矣古者親親與尊賢並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必先明俊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仲而後王室強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爲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弑之禍矣[陳氏曰]弑君者連稱管至父而專罪無知者君弑而無知受之則賊不在二子矣[張氏曰]不書氏與翬州吁同例舉於此後皆稱氏從同同也[汪氏曰]文定謂州吁不氏責衛莊不待以公子之道無知不氏責齊僖不待以公孫之道斯亦一義然督萬亦以國氏盖隱桓莊之春秋凡賊皆名之大義既明於初其後皆以氏

稱張氏之言乃程子之意也

弑其君諸兒

[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嫡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乱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為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刼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闘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乱将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乱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穀梁傳]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

按左氏齊侯游于姑棼扶云反遂田于貝補盖反丘徒

人費遇賊于門先入伏公出而鬬死石之紛如死于階下是能死節者也春秋重死節之臣而法有特書[汪氏曰]據孔父仇牧荀息皆特書其不見于經何也如費等所謂便嬖私暱之臣逢君之惡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使百姓苦之者也[國語]齊語桓公曰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听國政[注]畢掩雉兎之經弋繳射也與大臣孔父仇牧義形於色不畏強禦以身死其職則異矣當是時管仲隰朋鮑叔皆沉於下寮不見庸也而徒人費石之紛如乃得居左右襄公之所踈遠親信者如此故以齊國之強大一也桓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由親賢人遠小人所以興也襄公用之不能保

其身死于户下由親小人遠賢人所以亡也此二人雖死于難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遠焉乃致亂之臣死不償責又何取乎[汪氏曰]徒人費石之紛如孟陽死於襄公之弑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祝佗父申蒯死於莊公之弑皆不得以死節書盡近暱嬖宰之臣從君於昏而任其禍未可以死節許之也[張氏曰]齊襄之見弑以禍本言之則無知之亂嫡積漸於僖公之時而襄公之惡積不可掩如抗王伐衛殺魯桓公色荒禽荒暱比小人以至禍族蕭牆身殲賊手考其即位至今所書齊事無非亡國戕身之媒所謂積不善之餘殃也[廬陵李氏曰]齊自僖公九年入春秋以賜履之舊得十二之強石門瓦屋之盟已駸駸乎有糾合之漸然迹其平生始於資鄭継而求魯継而平宋衛及其勢盛黨合於是伐宋入許立督無所不至至惡曹之盟褎然為三國之長矣自是以来無非謀許之日至桓之十四年而襄公立定許叔而托継絶之礼誅高渠弥以假討罪之義即位之初猶有可言至於魯桓之弑天理滅絶莊元年而

遷郱鄑郚矣三年而伐衛矣四年而滅紀矣五年而合五國以納朔矣六年而郕又降矣雖禍淫之驗卒賊其身然東州小伯規模畧定餘威振於殊俗久矣桓公襲三世積累之餘九合之盛夫豈無其故哉○【劉氏曰】穀梁曰以國氏者弑而弑之非也宋万豈亦弑而代之乎公子商人豈非弑而代之乎

【丙午】莊王十二年

九年

【齊】桓小白元年【晉】緡二十
【衛】惠十五【蔡】哀十【鄭】厲十
六子儀九【曹】莊十七【陳】宣八【杞】靖
十九【宋】閔七【秦】武十三【楚】文五

春齊人殺無知

【左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穀梁傳】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

殺無知者雍廩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辭也弑君之賊人人之所惡（去聲）夫人之所得討故稱人人者衆辭也【可堂吳氏曰】聖人以討賊寄之人人亂臣賊子無容足之地矣

無知不稱君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陳氏曰】州吁之弑衛人為之變不踰年卒討之無知之弑齊人亦為之變踰年卒討之故無知不成君而雍廩得書人國猶有臣子也春秋之初王道猶未遂人心猶止於礼義也齊詩為襄公作者六以齊襄不道詩人憂致意焉冀幸一悟而長惡不已至於遇弑然猶不忘討賊之義也【家氏曰】齊商人楚虔獲歲歷年然後假于他人以乞天討既為臣氏所君雖欲用州吁無知之例名之曰賊以匹夫討有不可得矣【汪氏曰】春秋之例稱人以殺而但名之則討有罪也稱人以殺而不去其官則非討賊也經書殺弑賊者十州吁無知陳陀夏微舒晉里克衛寧熹齊商人楚虔公子比蔡般是也州吁無知國人能自討賊陳陀微舒待蔡人楚人討之無臣子矣然皆以討賊書之也晉惠因里克弑君而得国衛獻因甯喜弑君而復國利其所為使復為大夫既又忌而殺之非討賊也故以国殺大夫為文楚棄疾誘比以為君之利而俾當弑君之名既而殺之意在代其位亦非討賊也故以両下相殺為文齊商人楚虔蔡般則國人

君之諸侯會之不知其為賊矣故春秋亦不得用討賊之例也○[劉氏曰]無知弑君以代其位不可復氏公子上有齊人下有無知明無知者齊人之賊亦不煩繫氏國又無知非大夫而以殺大夫例解之穀梁之說非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蔇其器反　公穀作暨

[左傳]齊無君也[公羊傳]公曷為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為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眾然[穀梁傳]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也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杜氏曰]蔇魯地琅邪繒縣北有蔇亭

及者內為志[高氏曰]此盟蓋公意大夫不名者義繫於齊而不繫於大夫之名氏也[張氏曰]大夫齊之太宰稱大夫以其任一國之事而襃異之故不名[杜氏曰]來者非一人故不名[范氏曰]春秋之義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公不可以盟外大夫所以明尊卑定內外也今齊國無君[illegible]有任其盟者故不得不以權通禮君前臣名齊[illegible]君故大夫不名

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之釋父怨親仇讎也[趙氏曰]納讐人之子損禮而盟大夫故盟書公及言大夫以明非大夫之罪也所以異於高傒及處父也或曰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何以譏之也曰德有輕重怨有深淺怨莫甚於父母之讎而德莫重乎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也[劉氏曰]仲尼正天下之義明德怨之處以謂德不可以報怨設若詭其理則去正遠矣故怨莫甚乎父母之仇而德莫重乎君國子民豈可相貿易哉有父之讎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也則人倫斁天理滅矣然則如之何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朱子曰]以直報怨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一觀夫理之當然聖人之心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乎君父之讐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

臣孝子之心也若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誠若
忠且厚矣而於君父之讎亦將有時而忘之豈不
悖天理之甚也哉或曰君父之讎亦有當報不當
報之別乎曰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令勿讎此不
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當
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即所謂直也〔汪
氏曰〕莊公素無報讎之念自以為出於齊倚齊為
援故於襄之死要齊大夫至於魯也而謀立糾以
為君為植黨市恩之計初非以德報怨實欲以德
報德也使莊公幡然悔悟思其父之所以沒因無
知之亂伸大義而伐之斷其指而暴其罪謀於齊
衆擇僖公之賢子而立之豈不為桓公之孝子而
為春秋之賢君也哉聖人於高傒處父前與孫良
夫郤犨孫林父向戌之盟皆不書公及獨於齊大
夫盟蔇書曰公及者善深疾其僭於理而又傷其
不能勇於事也〇〔吳氏曰〕穀梁曰無君制在公矣
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按讎人之子本不當納
有何惡乎下伐齊納糾義同〔廬陵李氏曰〕春秋於
蔇之盟書齊大夫扈之盟書晉大夫其詞雖同然
齊無君而書大夫非貶詞文書公及則大夫無抗
公之嫌而罪公之及齊明矣晉靈初即位而趙盾
書大夫則趙盾之專可知其書公會雖譏公之後

至然乃所以見趙盾之強諸侯為此盟也大夫不
名疑杜氏說是又曰子糾三傳皆以為當納趙子
程子胡氏以為不當納所以然者杜氏以子糾小
白並齊僖之子而糾長故當立〔穀梁曰〕齊無知弒
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出亡以若以為襄公子矣
而終以糾為兄故亦以為當立獨程子用史記証
之而定以糾為襄公子於是魯納讎之罪明定以
糾為小白弟於是糾不當立之義著然後糾不書
子小白之繫齊管仲之不死魯之忘觀擇怨皆得
其說
矣

夏公伐齊納糾

〔左傳〕作納子糾〔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
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
稱公子君前臣名也〔穀梁傳〕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
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高氏曰〕齊不受糾
而公尚以蔇之盟彊欲納之書伐齊納糾罪公也

齊小白入于齊

[左傳]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公羊傳]曷為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穀梁傳]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於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程子]曰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子也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公穀并注四家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當與曾盟于乾既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是二罪也又曰糾與小白皆公子非當立而小白長則當立也今糾爭立故皆不言子及殺之然後言子糾蓋謂既已立之矣故須以未踰年君稱之以此按之則管仲之去糾事小白皆非正去就輕也非如建成既為太子而秦王奪之魏徵夫建成而事秦王不義之大也

左氏書子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穀為正

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永嘉呂氏]曰凡書納皆內不受而強致之公伐齊納糾欲納之而實未能納也故納而得入則書其國楚人納頓子于頓楚子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是也雖至其國而未得入則書弗克納晉人納捷菑于邾是也未得國而入于邑則書邑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晉趙鞅納世子蒯聵于戚是也莊公納子糾也以國則小白已君以邑則糾未能入故但書納以見其不能納也[陳氏]曰襄公吾讐也而納其亡公子以為德是終不宜納也

入者難詞[汪氏]曰有當入而言入者難詞也有不當入而言入者逆詞也許叔之入小白之入當入者也鄭突之入衛朔之入不當入者也齊陽生入於齊與此書法雖同然下書陳乞弒荼則知陽生之入所以篡荼矣讀經當合上下文觀之

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

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臨川吳氏]曰襄公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皆齊僖公之子襄子遭弒而無嗣則糾與小白皆可君齊齊人初欲迎糾既而當國者知糾之不如小白故拒糾而召小白先入于國而奉以為君小白之立盖齊國公議為社稷計也則小白乃齊國之所共戴而糾特魯君之所私納故曰齊小白言其當為齊君也入者難詞雖齊大夫之所款

之言斷之蓋聖人之於人功罪不相掩今但言管仲之功而不言其罪則可見不死子糾之雖無害於義而桓公子糾之長少亦從以明矣【王氏曰】杜氏注小白僖公庶子子糾小白庶乙公羊謂小白衎入為纂辭殺糾謂小白不讓子糾太史今序小们次子糾皆以子糾為兄小白為弟且謂皆僖公子韓宣子亦謂齊桓衛姫之子有寵於僖而程子謂襄公子以據左傳公子小白公子糾蒙襄公立而言今考小白與糾其為僖公或襄公之子則不可考然以經考之忽繫鄭而突不繫鄭羁繫曹而亦不繫曹則嫡庶之辨也捷甾不繫郑而書弟兊納則長幼之辨也今小白繫齊則鄭忽曹羁之阿也糾不稱子而稱納則捷甾之厕也是則小白當立而糾不當立明矣以經別傳之真為則公殺杜氏不可信也況夫子盛稱管仲之功而不責其忘君事讐別其長幼是非豈不灼然可見哉魯莊忘讐而納其公子奉少奪長與師以助不正卒至於敗書公伐書納而罪惡著矣【茅堂胡氏曰】莊公為齊納子糾既絶父子君臣之倫矣魯國臣子則而象之故子般閔公皆不得其死而魯不絶如絨仲尼為此懼一書弃書屢書特書而每書必加貶絶以著其讐怨忘讐之罪也【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納

立然有魯兵見伐奉糾爭國故小白亦藉嘗兵護送而後得入齊非如歸之易也所以然者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為世子按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前漢書】淮南厲王傳厲王驕恣不法上令薄將軍昭與厲王書諫數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絶之也桓公於王法雖可絶視子糾則當立故管仲相桓為從義而聖人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死於子糾為傷勇比諸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朱子曰】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為兄而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其言固出於薄昭之前未可以此證其必然但以公穀春秋所書之文為據參以夫子答子路子貢

匕昔不當納也糾不書公子與捷菑同公之伐載與晉之弗克納異糾捷菑以庶孽書納蒯聵以世子亦書納蒯聵無親之罪大也蒯聵得書世子而糾捷菑不書入子者書世子以者靈公之失也楚之納頃子納公孫寗儀行父齊之納比燕伯皆內弗受之辭也糾部鼎同此兼文日公子入國而繫國者齊小白莒去疾齊陽生皆宜有國者也○[劉]氏曰公羊云納者入詞也非也納者納辭耳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非入辭也文云糾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亦非也糾失國在魯本非魯臣何故責以君前臣名乎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杜氏曰]九月乃葬亂故[張氏曰]無知已誅可以葬矣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乾音干

[左傳]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公羊傳]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為伐敗復讐也此復讐乎大國曷為使微者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不與公復讐也曷為不與公復讐復讐者在下也[程子]曰及其師非卿也公戰諱敗凡言敗績大敗也小小勝負不書[杜氏曰]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為與讎戰雖敗亦榮也[何氏曰]復讐以死敗為榮以謂生而辱不如死而榮也[劉氏曰]按左氏戰于乾時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則敗績者公也能與讎戰雖敗亦榮何以不言公貶之也公本忘親釋怨欲納讎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爲復讎與之戰也是故沒公以見貶若以復讎舉事則此戰爲義戰當書公冠於敗績之上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

爲北以示榮矣【汪氏曰】沙隨平丘皆非魯罪故不諱恥見成公十六年昭公十三年

惟不以復讎戰也是故諱公以重貶其忘親釋怨之罪其義深切著明矣【汪氏曰】書齊師書我師則非師少矣上文書公及齊大夫盟公伐齊則此戰乃公及之戰不待考傳而知之也然不書公而以微者之辭及戰者所以著公志在於納糾而不在於敵讐也經書內戰者三書敗外師者八言敗者勝彼言戰者為彼所勝也內諱敗言戰乃敗矣故奚升陘皆不言敗績升陘諱公不書為公諱敗也獨此書敗績為與讐戰故雖敗績猶不以為辱耳抑揚詳畧之際皆聖人之微意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傳】鮑叔帥師来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公羊傳】其取之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穀梁傳】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耳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

取者不義之詞【說文】取捕取也謂不可而強取之也義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双峯饒氏曰】春秋於糾上一無子字一有子字始以納之為非故去子以明其不當納終以殺之為非故文稱子以明其不當殺或奪或予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魯殺之然後快于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爲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爲一人心防後患意

與此同源毒豈不遠哉[汪氏曰]按通鑑宋高祖劉裕受晉禪殺晉恭帝齊太祖蕭道成受宋禪殺宋順帝盡滅其族梁武帝蕭衍受齊禪殺齊和帝陳武帝霸先受梁禪殺梁敬帝隋文帝楊堅受周禪殺周靜帝後梁高祖朱晃受唐禪殺唐昭宣帝

故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高氏曰]桓公殺子糾書齊人者并其國人罪之也書曰取殺之重之也[張氏曰]糾者齊桓之兄弟也以其不當爭而爭立則為罪以其骨肉之至親則不可殺為齊桓者當列其罪以告魯人凡明示親親之義而全其生則恩義兩得矣夫殺兄弟當自君而称齊人者廢立之際殺生予奪寄於當國大臣之手毫釐之差胥壞之謬令齊大夫始以糾為先君之子而盟欲立之始謀不審已為罪矣及桓公得國又不體其君天倫之恩從議親之辟以赦其罪而必殺之廢興生死輕率甚矣故加予於糾又書齊人書取書殺以責其舉國君臣忘親失義之罪也蓋天倫之重苟未至如管叔之得罪宗廟先君與天下之民則必當以親親而全其生此聖人以至公之心示後世異於私天下為己有欲絕亂本禍根而推刃於先君之遺体者矣[臨川吳氏曰]齊立小白魯亦立糾以與小白爭國小白立而魯師還則糾乃一亡公子寄寓於魯者爾何罪而齊欲殺之乎令齊有君而魯又立糾是齊有二君矣勢固不兩立也魯兵戰敗力不敵齊故齊聲子糾爭國之罪偏魯殺之魯不能庇遂殺之於生竇殺之者雖魯從齊令也是猶齊人取之於魯魯以畀齊而殺之焉爾所以著子糾之死皆魯之罪也[汪氏曰]王者之道自脩身正家以及於為國桓公殺子糾晉文殺懷公以取國夫子糾懷公論長幼之序雖不當立而桓公之殺亦非也以是得國而霸諸侯其本固已不正矣此仲尼之門五尺童子所以羞稱五霸也殺懷公之葬不見於經非削之也舊史不存耳○[廬陵李氏曰]子糾書法與子般子野同故公穀皆以為貴而當立殊不知前不書子責子糾以天倫之義此後書子責桓公以天倫之恩也[趙氏曰]左氏謂魯殺子糾按論語云桓公殺公子糾則知齊自殺之非魯殺也若魯實殺當云齊人使我殺子糾不應云取[劉氏曰]穀梁曰言取病內也非也言取病齊耳內何病乎

洙音殊

冬浚洙【公羊傳】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也曷為畏齊辭殺子糾也【穀梁傳】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

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况洙乎書浚洙見音現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爲後戒也【張氏曰】洙水在魯北齊伐魯之道也魯雖殺子糾猶有畏齊之心故浚而深之以備齊師之至書此以見其不能明政刑結人心使大國畏之而重勞民力務以深險自守不知困民於無益古人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之意不如是之陋也【王氏曰】隋有季梁楚不敢伐鄭有子産晉不能虽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莊納子糾而不知義洙水近在城北而勞民末務特兒戲耳【汪氏曰】城郭溝池有國者之所不可廢然有當守而不可不守者有不必徒恃於險者春秋書滅下陽書城虎牢責虢鄭之不能守也書浚洙書内築城邑者二十有四所以責魯之徒恃於守而重困民力也

【丁酉】十年

莊王十三年【齊】桓二【晉】緡二十一【衛】惠十六【蔡】哀十一【鄭】厲十七子儀十【曹】莊十八【陳】宣九【杞】靖二十【宋】閔八【秦】武十四【楚】文六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勺上酌反

【左傳】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

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穀梁傳】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程氏曰】長勺魯地也

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詐戰曰敗【范氏曰】不尅日而戰以詐相襲敗之者爲主【啖氏曰】凡魯勝則曰敗某師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己不得已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而疆埸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況兵及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爲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張氏曰】書敗而不書戰惡詐戰也周

民力以戰爭古有司馬車戰之法定日刻期兩□相向以央勝負雖敗而奔亦無多殺之禍若許□而出其不意或舉衆而覆之則不仁之甚者也莊公政刑不終制軍無法齊師之来以許謀而僥倖一勝春秋深譏之【汪氏曰】春秋書外敗者八非夷狄之敗中國則中國之敗夷狄夫夷狄之於中國不足責矣中國之於夷狄不可以常法制之而以詐勝之猶之可也至於中國之於中國而以詐取勝則其罪深矣經書內敗夷狄者一敗中國者七而莊公居其三何莊公習於詐勝若是耶或謂莊公與讐國為敵聖人幸其勝而志之也嗟夫使莊公於即位之初恐索敝賦以問罪於齊而有屢戰再勝之功則為善矣今乃挾不能納糾之憤而逞其徂詐何有於敵讐苟以為敵讐則侵宋再敗宋師非敵讐也○【劉氏曰】按左氏齊師伐我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杜氏注齊人雖成列魯以權譎稽之列成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為文非也傳本設皆陣曰戰未陣曰敗之例者見正不正也此既皆陣矣是正也要是傳所載者當時雜記妄出曹劌及戰事不足為據

二月公侵宋

【此書侵之始】【公羊傳】曷為或言侵或言伐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穀梁傳】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王氏曰】宋閔以莊二年即位二君未嘗有隙何為而侵宋卯以許敗齊乘勝侵宋皆召兵之道非保國之謀也【張氏曰】莊公以僥倖得志於齊遂率無名之師以掠宋境此所以致郎之師也【蜀杜氏曰】周官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此蓋天予命諸侯使侵之非列國可得而尊春秋之世侵伐戰圍者甚衆必詳錄之以示譏也○【汪氏曰】趙氏纂劉駁三傳侵伐之說而謂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然齊桓侵蔡劉文公侵楚豈可謂無名行師乎文定改之曰潛師掠境曰侵其義當矣詳見十五年

〇三月宋人遷宿

【此遷國之始】【公羊傳】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成之也【穀梁傳】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爲宋人之所遷也【程氏曰】宋強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邢遷【趙氏曰】徙而臣之曰遷某【陸氏曰】移入封内以為附庸也

懷土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遠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或恐沈于衆不肯率從【書】盤庚【注】自祖乙都耿圯于河水盤庚欲遷于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以浮言恐動之以禍患沈溺之於罪惡乃話民之弗率而况迫於横逆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翟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諮傷和氣豈不惻然不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不再貶而惡已見矣【高氏曰】宿介於宋魯之間屬於宋而親魯宋人以為貳於魯而遷之【王氏曰】驅而屬之為附庸自是宿不復見則亦亡矣宋閔所為如此閔三載而見弑於賊臣豈

不曰天道好還哉或問聖人惡人遷國序書何以取盤庚[茅堂胡氏曰]有不利焉意欲自遷則何惡矣或介乎大國或迫於戎狄為人之所遷者春狄閔之[襄陵許氏曰]遷之使未失其國家以往其義猶有所難則是王澤之未竭也僖文以後有滅國無遷國矣[汪氏曰]書遷國邑者三書自遷者七宋遷宿齊遷杞邢鄀部遷陽皆強遷之而取其地者也邢遷夷儀衛遷帝丘許遷葉遷夷白羽容城蔡遷州來皆以自遷為文者也然推邢衛乃迫於狄而自遷蔡許為吳楚所遷亦書自遷者蓋雖為強暴所遷然遷而不滅則曰其國遷于某遷而遂滅則門其人遷其國也邢遷如歸齊桓得興滅繼絕之義春秋二百餘年之最善者後莫有繼之者矣○[趙氏曰]公羊云以地還之也據此乃將已地繞之非遷彼之義[廬陵李氏曰]三傳左氏穀梁同公羊因而臣之之說亦是而不通之詞迂辟無兼故不取穀梁未失其國家以往本言自遷者注說得之而許氏因其說文曰遷之使未失其國以往其義猶有所難則是王澤之未竭也僖文以後有滅國無遷國矣以此通之遷紀遷陽降郭等皆可

乘繩證反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左傳]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公羊傳]其言次于郎何伐也伐則其言次何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穀梁傳]次止也畏我也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杜氏曰]乘丘魯地也

齊宋輕舉大衆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誠有罪也魯人若能不用詐謀奉其辭令二國去矣偷得一時之捷而積西鄰之忿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譏之[汪氏曰]大衆據二國稱師他境據即

乘丘皆魯地報復齊報長勺宋報公侵不以其事
摽不書伐不以其理摽不書戰而止書敗是迫〔刻〕
氏曰齊宋輕用其衆揚兵整旅以徑人之國而不
名所伐欲窺利乘便抉其攻取之意使魯人凋疑
要恐出奇計詐謀以月救覆滅其軍百姓父子無
辜陷沒此人君貪利輕用其衆之罪也魯人誠能
不用詐謀推忠信奉辭令以止齊宋之師齊宋去
矣其所以狃忠止亂安國便民不益堅且久恥偷
得一時之勝而忘長世之慮此小人賁於勇壽於
禍之咎故次者不以義勝者不以道交識之也〔襄〕
陵〔李氏曰〕齊桓始入未撫其民而輕用之是以有
不得志於魯晉文之入五年而後用其民盖監此
也〔陳氏曰〕其言次何以桓公之圖伯而未集也外
師未有書次者桓公所甚汲汲者尊也苟不得魯
不可以合諸侯宿師于即將以誌魯爾而北杏之
會不至鄆會不至則循未得志於魯也於是書次
用見桓之未得志於諸侯也是故書齊宋次郎以
志齊伯之雖書楚蔡次厥貉以志楚伯之雜於此
焉可以知人心矣不苟於從齊是人心循有周也
不苟於從楚是人心循有晉也有王者作天下歸
在之矣齊一变至於魯魯一变至於道孔子所以
有志於魯也○〔汪氏曰〕齊宋書師着兵力之強也

書次見其師出之無名也魯書公書敗見其以亍
乘之君而勝人不以其道也記角戰於乘兵馬蒼
敗續公隊佐車授綏則雖能勝宋魯亦殆矣此春
秋所以目公而識之也欸○〔趙氏曰〕公羊云齊與
伐而不與載故言伐也撥經文實未伐而敗故不
言伐爾又曰我能敗之故言次若然則但書敗義
不明乎何假言次〔盧陵李氏曰〕齊之忿魯始于子
絆之納宋之忿魯始於公之侵而其實則齊桓挾
宋以圖伯也故胡氏發明於次敗之旨而陳氏涎
察於齊宋之心
二說兼用乃備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莘所巾反　舞〔穀〕作武

〔正〕荊猾夏之始〔左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
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
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
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傳〕
荊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
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獻舞何以名絶曷為
絶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穀〕

梁傳]荊者楚也何為謂之荊狄之也何為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也弱必先叛故曰荊狄之也蔡侯何以名也絶之也何為絶之獲也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也[張氏曰]荊楚故號周成王封熊繹於丹陽

蔡侯何以名絶之也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為其服為臣虜故絶之也[劉氏曰]以歸蓋就虜而不死者[薛氏曰]以蔡侯獻舞歸何況之而不反也其不言執不與蠻夷之執中國也不言獲不忍諸侯之為蠻夷獲也[臨川吳氏曰]蔡侯為荊所獲而以之歸留于楚九年至莊公十九年卒若蔡獻舞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牂胡豹曹陽邾益之類是矣[汪氏曰]宣十五晉滅潞以潞子嬰兒歸定四蔡滅沈以沈子嘉歸定六鄭滅許以許男斯歸定十四楚陳滅頓以頓子牂歸定十五楚滅胡以胡子豹歸哀八宋入曹以曹伯陽歸哀七入邾以邾子益來國君死社稷正也

逃之雖罪猶有恥焉虜甚矣楚人滅夔以夔子歸獨不名者夔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為臣虜其義直其辭初不服也[汪氏曰]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劉氏曰]楚祝融之後其上世有元德顯功通於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異僭稱王故夷狄之[張氏曰]夷狄之故不屏師與人畧之也名獻舞而書以歸責其不死位生降夷狄也諸侯不生名名之則位已絶矣王政不行夷狄侵陵中國楚自此得志中夏者二百餘年而周之子孫日已陵夷皆其有以自取之也[高氏曰]王室衰微不能自救齊桓始入威令不行是以荊人強暴敢肆毒於中國也[臨川吳氏曰]荊為中國患寘王時已伐之入春秋猾夏弥甚其事不聞於魯故不

書蔡與齊魯宋衛陳鄭皆中國之望蔡首受禍此
紀書荊蠻猶夏之始【陳氏曰】荊敗蔡師于莘是猶
夏之始也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則諸
夏之不亡者寡矣故書荊自此始而春秋以吳終
焉自會于鄧諸侯懼楚矣而敗鄧不書敗隨不書
敗鄭不書雖滅申滅鄧滅息亦不書也敗蔡師以
獻舞歸於是始書之春秋之法滅國之莒言以歸
徒敗焉耳而言以歸則是蔡服楚也是夷夏之大
变也【廬陵李氏曰】楚文王立於莊之四年方是時
承武王之烈內有鄧曼為之母外有令尹陽卸莫
敖屈重等為之臣為會漢汭而隨人不能棄其喪
鄧不血食而三甥無以諜其暴於是楚勢不可遇
矣莊之十年其王伯夷夏消長之一大會乎齊恒
方諜魯以圖伯於東而荊亦執蔡以爭強於南曾
蔡皆文昭之親而所遇如此春秋豈無意乎其不
知者以為伯事成而中夏盛其知者則以為王道
消而夷欲長也故執君之禍滅國之禍皆始於此
年天下無王齊為之天下無中國楚為之也文曰
楚書荊始此年書荊人始莊二十三年書楚人姑
僖元年書楚大夫姓名始僖四年書楚子始僖二
十一年【汪氏曰】【史記】周文王封祝融之苗裔熊繹
於楚胙以子男之田夷王之時王室微熊渠甚得

江漢間民和熊渠立為王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伐
去王號十一世至熊通伐隨令請王室尊為王王
不听乃自立為武王子文王始強陵江漢間小國
敗蔡即此時也公穀皆謂書荊以州舉杜預謂荊
其本號後改為楚令考擅予謂天于將之荊晉諸
叔向謂荊敗我則荊或是楚故號然南頃稱荊楚
則荊改號楚已文或者如即改號小卻而乃稱即
申稱滕薛即盖春秋畧之故舉其故號耳當致近
楚之國自申息諸國既亡惟陳蔡為宼迹故二國
屢受侵伐且見滅而僅存蔡之君自獻舞已降死
于楚者三焉春秋之書楚患始之以荊敗蔡而終
之以楚公子申伐
陳聖人盖傷之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此滅國之始【左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
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
子奔莒同盟故也【公羊傳】何以
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

【家氏】曰譚子國滅不名蓋
無罪也凡書奔責不死社

稷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滅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乎已無取滅之罪爲横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未絶也按左氏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責其失事大之禮可矣坐此見滅可乎【張氏曰】齊侯方有志爲政於天下非特不能興滅繼絶而以私憾夒滅小国其罪大矣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黄狄滅温温子奔衛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孫氏曰】奔莒不名者譚本無惡也然則吾滅徐徐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按左氏吳伐徐徐子斷其髪携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絶之也【家氏曰】國滅而奔者義不事仇志存興復猶爲春秋所予若甘於事仇不以爲耻或爲所執以歸則春秋之所賤惡者也以此示萬世猶有國亡不能死甘於爲禪爲皓爲愍懷爲叔寶者吁可歎哉春秋之義雖任於抑強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自強於爲善也故其書法如此【茅堂胡氏曰】管仲相桓公伯諸侯只是詭遇如譚有很便滅之郭可取便降之若學聖人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王氏曰】此管仲攻瑕之計也【薛氏曰】五伯桓公爲盛威陵諸侯以圖伯功首滅天子之建侯以肆威耳儒者之不道也宜哉【陳氏曰】書滅始於此紀侯大去宋人遷宿未可以言滅必若齊桓而後可以言滅矣然則滅國自齊桓乎前此矣曷爲以首滅罪齊微桓公則滅國之禍不接迹於天下爲春秋滅國三十六五伯爲之也【汪氏曰】齊亟圖伯之初滅譚遂降郭遷陽專以威力陵暴小弱以恐懼天下之諸侯其後雖能存三亡國而功不足以掩過矣或者乃引仲虺之誥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成湯仗義以正天下聖人予齊桓示威於楚是以

書師夫以五伯三王之罪人乃以其虐小之事為惡惡之比不亦惑乎書秋書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則齊桓亦無貸之為耳不待貶絶而惡自見矣○〔廬陵李氏曰〕春秋書滅三十六〔啖子曰〕凡滅國直書滅者罪来滅者甚於見滅者言力居而死也如蕭邢之類則遂黃頊江六庸苟蓼甲氏晋吁苟庸来舒鳩賴蔡州来巢不書君奔當入此例凡書滅又書其君奔者則兩罪之且責其不死社稷也如譚弦溫徐之類是也凡書滅文書以歸文書名者既責其不死又無典復之志如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牂胡豹之類也其書滅鄭非滅而書滅下陽不當書滅而書滅則又変例也以偏陽子歸不書陸渾子奔楚不書免其罪也胡髡沈盈一戦而身國俱亡也楚滅陳不書所奔陳無若也嬖于不名無罪也徐于書名已居節也已上胡氏皆用啖子之說故詳録之左氏曰用大師口滅公羊曰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刀也皆可通外傳曰軍譚遂而不有也言以地分諸侯盖誇大桓公之詞耳

〔戊戌〕莊王十四年

十有一年

齊桓三〔晉〕緡二十二 衛惠十七〔蔡〕哀十二 〔鄭〕厲十八 子儀十一〔曹〕莊十九〔陳〕宣十〔杞〕靖二十一〔宋〕閔九〔秦〕武十五〔楚〕文七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鄑子斯反

〔左傳〕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雋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穀梁傳〕内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成敗之也宋萬之獲也〔杜氏曰〕鄑魯地〔張氏曰〕宋師再至再敗兵禍旋及其君魯雖再勝國亦困於兵矣〔王氏曰〕宋既敗而不知懲魯既勝而不知止其黷武甚矣書日者所以謹之也〔汪氏曰〕傳言侵我經不書侵與長勺義同〔廬陵李氏曰〕魯敗宋三推此書日穀梁說亦有理

秋宋大水

【左傳】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霪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浡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逹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穀梁傳】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凡外災告則書【杜氏曰】公使弔之故書 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為得禮而不可以不弔【張氏曰】比歲交兵怨不廢禮蓋古意之猶存而未泯者也 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先亡也見【左傳】昭公十八年 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劉氏曰】異者天所以告人君使脩德也故異至則內自省而已耳非所待於外也不當告告為失禮失禮則書災者害之及民物者也諸侯於四鄰固有恤病救急之義是所待於外也不可不弔弔為得禮得禮則書【公羊】云外災不書及我也援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若水災及曾自可記魯災無為詳宋而略我也【穀梁】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非也杞亦王者之後未嘗記其災何欽【盧陵李氏曰】外災告則書弔則書【左氏】注是【公穀】非

冬王姬歸于齊

【左傳】冬齊侯来逆共姬【公羊傳】何以書過我也【穀梁傳】其志過我也

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詩】何彼穠矣傳周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王姬雖嫁于諸侯然其車服制度與他國之夫人不同甚言其貴盛之極【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繢總服則褕翟禮亦隆矣

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爲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儀禮】士昏禮賓出婦從婿乘其車先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爲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毗賓反于虞【書】堯典注嬪婦也使行婦道于虞氏西周王姬嫁於齊侯亦執婦道成肅雍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詩】【朱子傳】肅敬也雍和也言此何不肅肅而敬雍雍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蓋王姬貴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也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爲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初學記】周末以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同姓者王之始謂之公主秦因之漢制帝女爲公主姊妹爲長公主

諸王女爲翁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務指此爲失【前漢書】【王吉傳】吉字子陽上疏言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宣帝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而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畜許六反下同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汪氏曰】【宋】王回字深父福州長樂人舉進士不仕隱居著述原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爲治而使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爲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高氏曰】公不可主齊昏故重而重見之【王氏曰】主襄公之昏其罪大故書之詳主桓公之昏其罪小故書之略【張氏曰】王姬即齊侯之夫人王姬是也魯於齊爲讐然已易世故齊侯之來逆不書止書王姬之歸而已王女下嫁無異於諸侯之女適人者蓋夫婦之道乃三綱之所繫不可不早正故因其始嫁而一之

於諸侯女歸之辭焉若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常禮不可褻也〔汪氏曰〕後世公主出嫁無王姬執婦道之風莫不庸奴其夫雖尚主者極有才名而勢屈於崇貴吞悲茹氣無所逃訴故晉人有無事取官府之說至六朝其失尤甚江斆尚臨海公主讓婚表有云制勒甚於僕隸則其敝可知矣春秋書王姬之歸與詩相表裏實萬世之法也○〔陸氏曰〕公穀皆云志其過我也陵書其歸為魯主婚爾穀梁他處即云為之中者歸之與此自相反矣

〔附錄〕〔左傳〕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己亥〕莊王十五年崩

十有二年

〔齊〕桓四〔晉〕緡二十三〔衛〕惠十八〔蔡〕哀十三〔鄭〕厲十九子儀十二〔曹〕莊二十〔陳〕宣十一〔杞〕靖二十二〔宋〕閔十二弒〔秦〕武十六〔楚〕文八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公羊傳〕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穀梁傳〕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啖氏曰〕非嫁而歸故如紀字〔何氏曰〕酅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國之

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于酅者紀侯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爾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汪氏曰〕叔姬雖伯姬之娣然諸侯夫人既卒則次妃攝治內事故叔姬雖媵妾當奉紀之祭祀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于魯〔家氏曰〕夫死無子而終於父母家者非正也終於夫家正也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程氏曰〕叔姬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賢之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汪氏曰〕當時必有饋問弔葬之禮故史冊錄之是故其歸于酅其卒其葬史冊悉

書夫子脩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音恭姜同垂不朽【詩】鄘栢舟小序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爲後世勸若夏侯令女曹爽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而曰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三國志魏】曹爽傳注夏侯文寧女名令女妻爽弟文叔文叔蚤死家欲嫁之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爽誅曹氏盡死文寧以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使人風之令女以刀断鼻或曰夫家夷滅巳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乎聞者爲之感動其聞叔姫之風而興起者乎【劉氏曰】紀侯之殁不書叔姫何以得書春秋因叔姫之行以明紀季之以酅入齊非利之也凡欲存國耳試使紀季見宗國之危折地以求利此與庶其莒牟夷何異春秋嘗絶之矣【張氏曰】叔姫伯姫之娣隠七年帰于紀當伯姫既死叔姫實攝內事而能不以國之存亡貳其事君子之心不以身之榮悴変其奉宗廟之志故必帰于酅以終其身易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於叔姫見之矣春秋可不録其本末以示婦道之正乎【陳氏曰】紀亡矣曷為謂之紀叔姫存紀也國滅而復見者善辭也是故紀亡書紀叔姫陳亡書陳災○【劉氏曰】邑何故不得言帰乎酅者紀之別也紀者叔姫之家也人帰其家可不曰帰乎以謂喜得其所乃言帰何哉穀梁之說非也【家氏曰】公羊謂帰于酅者帰于其叔叔其可帰乎蓋紀之宗廟在焉義當帰也【汪氏曰】或謂叔姫帰于叔非其所帰亂也夫叔姫帰于酅酅乃紀五廟之所在叔姫之帰以奉祭祀而非帰於紀季也夏侯令女之依爽與叔姫正同豈可亦責之依其伯乎春秋書內女惟紀叔姫宋伯姫録本末甚詳非賢而得若是乎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捷公作接

仇牧

【左傳】宋萬弑閔公於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其不畏彊禦柰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叔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殺仇牧碎其首齒着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穀梁傳】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

君弑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死於弑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為無益哉夫審事物之重輕者權也權重輕而處之得其宜者義也太宰督亦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王氏曰】桓二年春弑殤公惠伯死於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事見【左傳】文公十八年【茅堂胡氏曰】董卓召皇甫嵩往見執而亾漢與惠伯同死不得其所也使知春秋之義則不往可也召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崔杼

弑君晏平仲曰人有君而人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君子不以是罪晏子者齊莊公不爲社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昵之臣也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若仇牧荀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弑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爲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范氏曰]仇牧扞衛其君故見殺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今仇牧書名則知宋君先弑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視棄其君猶土梗弁髦[莊子]田子方篇真土梗耳[注]土梗土人也遇雨則壞[杜氏曰]童子垂髦始冠三加成禮而弁其始冠魯莫之省而三綱絕矣[汪氏曰]春秋褒死節之臣所以為千萬世事君者之勸後世春秋之義不行是以亂賊篡弑而將相大臣皆黨惡明究居不之恥如漢王舜等之事王莽魏王沈王業之事司馬昭晉傅亮謝晦等之事劉裕宋褚淵王

儉之事蕭道成唐張文蔚楊涉等之事朱溫甚至如馮道歷事五代皆任公師之貴不以為辱而反以為榮比明皇之象昭宗之猿而有愧矣嘗非所謂棄其君如土梗弁髦而莫之省乎○[王氏曰]據[王氏]宋公相斬之後萬病其言而肆惡古者賢君待其臣以禮出入起居周有不欽則戲謔之談意外之憂何由至哉閔公反此所以及禍也[臨川吳氏曰]公羊言莊公獲萬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反為大夫於宋萬有力無德戰敗免罪已幸矣文以之為大夫宋閔用人如此其遭弑自取之也○[盧陵李氏曰]孔父仇牧荀息胡氏皆以為名獨公穀啖子以孔父為書字疑公穀先君死之說亦通盖考傳皆合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

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按左氏宋萬弒閔公于蒙澤奔陳【范氏曰】宋久不討賊致令得奔【孫氏曰】萬八月弒君十月方出奔是宋之臣子緩於討賊宋人請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宋人醢萬然則賊已討矣曷為不書陳人殺萬而葬閔公乎【汪氏曰】據州吁無知已殺則衛桓齊襄皆書葬夫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萬為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為黨非政刑也特書萬出奔陳而閔公不葬以著陳人與賊爲黨之罪而不能正天討其法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陳氏曰】向也合四國之君而後華督免於討今萬得奔陳自是無討賊者矣【[illegible]曰】陳容其奔罪已大矣受賂而後歸之與所[illegible]其人汙其宮而豬焉之意何其異哉【臨川吳氏[illegible]陳人當如昔年之執州吁者以執萬今乃受其[illegible]是為逆賊之逋逃主也宋臣雖能逐賊而立若然賊既遁去後始得而誅之視石碏討州吁之義則有愧矣故不言宋人殺萬【汪氏曰】春秋書逆賊出奔一以責國人之失賊一以責鄭國之不當受也陳人既受賊及貪賄而後以徂許戮之則非天討矣慶父弒閔公奔莒莒人亦受賂而後歸之及境而魯事與此同盖亦不能正天討[illegible]閔公亦不書葬也里克寗喜皆已殺而卓剽不葬盖晉衛討亂臣不以其罪而文不以君禮葬卓剽也蔡般未討而蔡景書葬乃変例而責諸侯之不能討賊也考經之上下文與經之前後事而其義見矣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此之謂也【廬陵李氏曰】經書外大夫出奔三十五始于宋萬

【庚子】僖王元年

十有三年

【齊】桓五【晉】緡二十四【衛】惠十九【蔡】哀十四【鄭】厲

二十子儀十三[曹]莊二十一[陳]宣十二[杞]靖二十三辛[宋]桓公御說元年[秦]武十七[楚]文九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侯穀作齊人

[左傳]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杜氏曰]北杏齊地

桓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汪氏曰]桓率諸侯以平宋亂宋公必不以微者會邾小国尤不敢以微者會公侯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爲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孫氏曰]周礼九命作伯[illegible]征諸侯若五伯者皆[illegible]召伯賜齊侯命尹氏策命晉侯春秋皆不録之故孟子曰三王之罪人諸侯自相推戴以爲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揚氏曰]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由北杏之會始以大夫而主天下會盟之政由文七年扈之盟始以諸侯主天下之政諸侯之無王也諸侯無天子之命而自相推戴桓公為盟主聖人苟不貶於其始則後世迹此而亂故獨書齊侯而宋陳蔡邾之君皆稱人則無王命而推齊侯為伯之罪着矣歟後宋衰晉文楚莊交争天下之盟主而王道絶者褎桓之為也[永嘉呂氏曰]方伯圖之未與也列國諸侯更相吞噬間有昔鄭莊齊僖之流雖能雄長於一時而終未能執伯主之柄天下紛紛莫之統一然心犹知有周也及伯圖既與則翕然唯伯主之為听下以號令諸侯上以脅制天子一時氣勢聲熖赫奕中国賴以少事自是王命浸微矣是故有北杏之會則有幽之盟有幽之盟而後有葵丘之盟則宰周公在會矣然猶未也至温之會則天王實符焉此事以觀

而善惡自見矣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陳氏曰】春秋非主兵皆序爵也於是序齊於宋之上而獨爵齊將予齊以伯也晉文之簡曰晉侯齊師宋師秦師皆始伯之辭也自是無特相會者矣【高氏曰】齊桓始謀合諸侯皆人之而獨舉齊爵抑揚之辭也自此執鄭詹伐山戎執轅濤塗二十餘年不予齊桓以爵或曰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故四國稱人言衆與之也【杜氏曰】宋有弒君之亂齊桓欲修伯業故會于北杏以平之【家氏曰】齊桓創伯以平宋亂春秋共之齊侯書爵褒之也諸侯書人著衆望之所同屬也周衰王綱陵夷諸侯恣擅齊桓能以尊王室正諸夏攘夷狄為事故春秋予之也【張氏曰】東遷以來王政不行亂賊得志強暴肆行天下思得賢伯之與久矣齊桓一會而宋陳蔡邾並來受命可見天下歸之幾如水之就下然桓公苟能於宋萬初弒君之時舉兵討之則不勞告諭而天下翕然宗

齊矣【臨川吳氏曰】是時管仲為政四年矣敎齊桓糾合諸侯以圖伯而始為此會也按上年宋有弒君之亂蕭叔大心僅能率五族殄亂賊立桓公御說平宋亂者定御說之位也以平宋亂會諸侯其名正矣然列國僅有陳蔡小國僅有邾併宋四國而已若魯若衛最近於齊而皆不會是齊桓之信未能孚於諸侯也○【廬陵李氏曰】春秋始伯之書有三北杏獨書齊侯曹南獨書宋公城濮獨書晉侯是也然胡氏止於北杏發予齊侯之說陳氏兼及城濮至於曹南二家皆不予之蓋以鹿上復人宋則非始伯之辭矣然則曹南予宋亦可又曰此為齊桓伯事之始桓公自莒反齊得管仲於鮑叔而任之首懲襄公田獵畢弋之戒於是管仲得以盡行其術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與国高各師五鄉焉作內政而寄軍令與鹽筴以盡海王之利春蒐秋狩有士三萬人以力行天下而又以三選擇賢始於鄉長之推繼於官長之選復親自賞相於是民皆勉於為善相地而衰征山澤各致其時於是民各安其居正封疆重聘幣號召天下之遊士以羣甲贖罪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反崇潜於魯使為南伐之主反臺原漆里於衛使為西伐之主反柴夫吠狗於燕使為北伐

之主故齊國之境南至餡陰西至濟北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酅有革車八百乘即位數年東南多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是雖伯者之事然規模次第亦有自矣左氏於桓公事多略故具於此內政之法十五鄉出三萬人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師故萬人為一軍帥卿之比之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者誠簡便矣故日桓文節制之師

夏六月齊人滅遂

【左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穀梁傳】遂國也其不日微國也【杜氏曰】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

滅國之與見滅罪孰為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民人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為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南軒張氏曰】興滅國不欲忘其先之功德也繼絕世不忍墜人之宗祀也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齊人滅遂其稱人微者爾凡書滅者不待再貶而惡已見【家氏曰】遂人不會北杏固為有罪然未至於可滅也伯者假公義以濟私欲滅譚矣又滅遂不過為拓土開疆之計春秋於三年之間聯書二滅以著齊桓之罪功過不相掩也【高氏曰】齊桓未見救中國之功而示威小國以滅之以脅大國聖人深責之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左傳】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公羊傳】何以不日易也其易柰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

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穀梁傳】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杜氏曰】柯齊之阿邑

始及齊平也【孫氏曰】公不及北杏之會桓公既滅遂懼其見討故盟于此【王氏曰】柯齊地而言公會則此會本齊侯之意也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於禚會伐衛同圍郕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欲脩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為釋怨而平可也【張氏曰】魯莊自齊桓入國屢與之戰雖一再勝而齊方修軍政以圖伯魯有見伐之虞至此始及齊平【公穀】所載曹子之事齊桓捐小利以收魯容或有之皆霸術也但公羊言之過其實耳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所書柯之盟其辭無貶則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者借襄公事以深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耶【問莊公與齊桓會盟春秋不譏【朱子曰】凡事貴謀始莊公親見襄公殺其父既不能復讐反與之燕會又為之主始豈特不能復而已既親見讐人如此到桓公時又自隔一重了如何更責他不報見讐在面前不曾報得更欲報之於其子若孫非惟事有所不可己自做得沒氣勢又況齊桓公率諸侯尊周室以義而舉莊公雖欲不赴其盟會豈

可得哉事又當權不時勢義理輕重若桓公無事月来召諸侯莊公不赴可也今桓公名為尊王室若莊公不赴非是叛齊乃叛周也春秋只是如事如此寫在如何見他譏與不譏又問使莊公當初自能舉兵役了襄公還可更赴桓公之會否曰他若是能殺襄公他却自會做霸主不用去隨桓公若是如此質是這事結絶了〔汪氏〕曰公羊稱齊襄復九世之讐則失之過莊公當其身釋怨不復則失之不及今考桓公至定公終八世而夫子捐定公會齊侯於夾谷安得謂九世仇可復讐乎春秋於禚之狩人齊侯以貶公於溺會伐衛貶不書公子於圖郲諦不書公屢加貶絶則復讐之責至矣故柯之盟不復致貶誠以齊桓偈侑尊王安夏頡不可以區區不能報之寡務召其危辱以獲戻下先君也聖人輕重之權衛豈不深切著明也哉〔趙氏〕曰按桓公未嘗侵魯地及盟後未嘗帰魯田莊公與齊襄仇歡好不絶不應至桓公却生讐怨公羊之説非也〔盧陵李氏〕曰曹子之説趙子不取胡氏亦未及之然考之當時桓公修侯非得魯則不足為重故捐小利以收魯容或有之魯亦知齊欲以信求諸侯故因盟以求地而公羊遂誇大之耳盖魯自長勺乘丘之勝国勢稍振齊不敢以齊

譏遂之術待魯而多方以求之既已於歸田之遷延於姻好之成示威於三国之伐耀武於之獻而魯自是不敢有從齊之心矣九合之盛亦原於此故公羊之説不可謂無

附録〔左傳〕宋人背北杏之會

〔辛丑〕僖王二年

十有四年

〔齊〕桓六〔晉〕緡二十五〔衛〕惠二十〔蔡〕哀十五〔鄭〕厲二十一子儀十四弑〔曹〕莊二十二〔陳〕宣十三〔杞〕共公元年〔宋〕桓二〔秦〕武十八〔楚〕文十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程子〕曰春秋之法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將尊師少曰某伐某齊自管仰為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與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厚矣惟救邢將帥譏其次也至於秦晋使之不競而已不強致也是以其功卬而易哉

宋人背音佩北杏之會〔臨川吳氏曰〕北杏之會齊侯本以定宋君之位而宋即背之盖服仁義非誠心故人心不予也諸侯伐宋〔杜氏曰〕經書人傳言諸侯者總衆國之稱〔張氏曰〕陳曹皆宋之鄰不動遠國簡便之規模也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

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爲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汪氏曰〕十三年滅遂十五年伐郳十六年伐鄭十九年伐我二十年伐戎二十六年伐徐二十八年伐衛救鄭三十年降鄣閔元年救邢二年遷陽僖四年伐陳侵陳七年伐鄭十七年伐英氏皆稱人惟次聶北城邢伐厲書師救徐書大夫其餘侵蔡伐楚伐鄭圍新城伐北戎皆書爵則君自行耳伐山戎書人獨非將卑師少者以遇魯齊獻捷書齊侯故也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師南推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爲貶齊稱人誤矣問桓公南征北伐不問勞民而兵食足者何策〔致堂胡氏曰〕以春秋考之管仲

相桓公數十年未嘗動大衆出征伐亦未嘗命大夫爲將帥此足食足兵之本也〔廬陵李氏曰〕經列國書人而伐者齊伯之編有三此年伐宋十五年伐郳十六年伐鄭皆連三國而稱人將卑師少之文也晉伯之編有三文二年伐秦十七年伐宋宣十年伐鄭皆連四國而稱人貶之之文也餘若宣元年二國伐鄭僖三十三年三國伐許宣二年四國侵鄭稱人皆在貶例

夏單伯會伐宋〔左傳〕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公羊傳〕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穀梁傳〕會事之成也

隱公四年諸侯伐鄭翬帥師會伐則再舉宋陳蔡衛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扶又反再舉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而

伐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辭平主謀伐鄭而欲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矣故其詞繁而不殺疾之也再舉而例書者甚疾四國之詞也言之不足故再言之而聖人之情見矣【臨川吳氏曰】伐宋之役齊止用近宋之陳曹而不煩遠兵然魯方從伯故齊雖不徵於魯而魯自遣單伯以兵往會也【高氏曰】非既約而後期與袁僑如會同【張氏曰】魯自盟柯已平於齊而未從其後故因齊討宋命上卿鄉師往會示從伯之意齊桓方與理勢當從固異於輩會宋殤黨亂賊伐無罪矣故書會伐而不再叙諸國也○【閔氏曰】公羊云後會也按伐宋之時魯本不預謀後聞乃遣大夫往會耳非後期也穀梁云會事之成也與公羊相似【汪氏曰】左氏云齊請師于周單伯會之故治左氏者皆以單伯為周大夫今考成十六年十七年尹子單子三會伐鄭不書會伐文况定四年傳云劉文公合諸侯伐楚而經仍書公會劉子諸侯侵楚今既稱單伯會伐則

單伯為魯大夫明矣【廬陵李氏曰】左氏以為王臣其辨已見逆王姬下然內大夫會伐者八獨筆會四國伐鄭與單伯會伐宋皆先列諸國之伐然後稱會蓋後會之文也

【附錄】【左傳】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傳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鬭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傳瑕使謂原繁曰傳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祀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秋七月荊入蔡

〔左傳〕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迩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穀梁傳〕荊者楚也其曰荊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張氏〕曰息之亡蔡之入皆哀侯致之蔡自會鄧懼楚之後非但不為桑土牖户之謀而以婦人之故再召楚師始則身虜繼以國破楚熊貲興兵以悅婦人是時齊桓伯業未成遂致其橫行淮漢浸及中国也〔汪氏〕曰荊虜獻舞歸今文入蔡四鄰不能救方伯不復問小國附盟主果何恃乎書以病齊桓也〔臨川吳氏〕曰齊奐圖霸力未能以帖荊十年荊方敗蔡而虜其君今文破蔡而入其國春秋婁書病中国之不競也〔呂氏〕曰入春秋以来蔡嘗從王伐鄭則脩勤王之職也會于鄧盟于折會于曹則猶交諸侯之玉帛也伐郑伐戴伐衛則猶同諸侯兵車之會也自敗莘以来五年再被荊師哀侯蒙塵不返而蔡之臣子并為楚向齊

桓[illegible]非僅一從北杏之會自是折而從楚會伐會[illegible]皆不與矣是故召陵加師僅足以得楚人之屈服[illegible]不能革蔡人從楚之心齊桓既沒楚成抗衡盟齊會岳圖宋則蔡莫不皆至至于晉文城濮之戰楚既大創蔡始敗圖晉之三會黽勉周旋晉文既沒而中國之盟會蔡復不與厥貉之次遂挾楚穆為窺宋之謀鄭缺棄書伐之侵之而不從也晉悼復伯列國揀然听命而蔡安於楚之字下鄭人侵蔡獲司馬燮而楚復為蔡仇鄭終悼公之世亦不能得蔡也厥後再從楚伐鄭宋虢之會公孫歸生實序于列國大夫之上楚憂會中及再伐吳蔡靈皆從之是中國諸侯折而從楚者莫如蔡之先其堅於事楚者莫如蔡之甚也般之殺有之用廬之封蔡之存亡廢興皆宅命於楚蔡朱東國之廢置又制於楚之誘臣矣蔡昭受拘三年不勝其等質愛子以請晉而召陵之後晉人求貨而辭蔡諸侯侵楚無功而楚人圍蔡益暴柏舉之戰侵于下吳以釋感而楚昭報復使疆于江汝之間蔡之傾覆是懼謀從州来哭墓而遷君臣相殘以及公孫翩之禍迄春秋之後終為楚所并棄同即異之謬其害豈淺淺哉〔廬陵李氏〕曰蔡為周室宗盟之長迩於楚而常受楚禍中國之力有不及焉故自北杏之後齊之盟會蔡不復與矣蔡之始録于經則會鄧以

以懼楚終錄于經則遷州來以辟楚楚之始見于經曰敗蔡終錄於經曰圍蔡齊晉之伯其極盛則侵蔡以伐楚其極衰則會召陵以救蔡而不能終於栢舉之戰吳操中國之權又以蔡故馬原一蔡之始終而中國消長之形荊楚強弱之端皆可見矣

單音善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鄄音絹

【左傳】冬會于鄄宋服故也【穀梁傳】復同會也【杜氏曰】鄄衛地東郡鄄城【張氏曰】宋公親會魯卿始與為衣裳之會而齊伯畧定矣【薛氏曰】齊之先乎諸侯長之也【高氏曰】諸侯伐宋踰時不解至是宋公始服而為此會【臨川吳氏曰】春齊陳曹三國伐宋其夏魯單伯方往會伐時宋巳成而三國還師單伯不及至宋境故冬而單伯復會齊宋之君以結成而衛鄭之君亦来會也此衣裳之會之一齊伯畧定矣若陳蔡曹邾巳歸齊者不復與會蓋齊之伯政務簡便不欲煩諸侯也○【劉氏曰】左氏見周有單子遂誤以單伯亦為周大夫凡王人出會諸侯無不序公侯之上者宰周公劉子之類是也杜氏為之飾說款證單伯必為魯人非辭經之体【廬陵李氏曰】經書内大夫會外諸侯者六惟單伯于鄄季孫宿于邢丘會伯主及列國其餘若公孫敖會晉侯公孫歸父會楚子季孫行父公孫歸父之會齊侯皆特相會也大夫會諸侯抗尊出位左氏例以為内大夫可會外公侯非也雖齊桓初伯得魯為重不以單伯為嫌魯人顧望未專從齊不以單伯為畢然他日開權臣之專未必不始於此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八 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